

律樂

呂縣

元

音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樂 縣 考

江 藩 學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藝海珠塵粵雅堂叢書皆
收有此書粵雅本較佳後
有伍崇曜跋故據以排印

樂縣考序

學術至今日。彬彬乎盛矣。惟樂律一門。陳陳相因。局鑰未啓。談古樂者。求諸算術。而不適於用。談今樂者。嫻於字譜。而不通諸古。錦受業凌次仲師。始謂今樂與古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爰著燕樂考原六卷。雖其說尙有未竟。學者得其書而尋繹之。庶幾有所從入。不墮迷津。舊歲攜至揚州。吾郡鄭堂江先生見而歎之。以爲得未曾有。更與鈕君非石考校古籍。證以今器。雖吾家平子耽好子雲之書。不是過也。今秋謁先生於江寧。出樂縣考一冊。命錦序其端。受而讀之。首鍾磬十六枚。一虞說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爲十六也。謂古人旋宮之法。卽用此十六枚之鍾磬。又引鄭世子之論半律倍律。以發明之。蓋其說本諸康成。實古編鍾編磬之遺也。宋景祐中太常樂制用之。王堯臣馮元之徒。皆以爲然。惟李照議樂。不復考擊。陳陽樂書泥十二律之數。臆斷爲十二枚。今先生此書成。得定論矣。次方響。鈞鐸等說。直通今樂於古樂。與吾師之說。儼若合符。他若摩說。則據磬氏推之。而及鍾。樂縣說。則據儀禮推之。而作圖。謂杜預注左。以一堵爲一肆者。顯與周官經背。非與鄭背。謂鄭君訓鑄如鍾而大者。專指大於編鍾。非指鑄鍾。悉極精確。終則爲問答以申之。篇葉無多。條理在握。古樂之復。此其權輿乎。吁。先生與吾師同爲海內大儒。而當代之名公鉅卿。鮮不知者。吾師壯年成進士。齋志廣文。而先生更貧困。迄今未通仕籍。所著周易述補。考工戴氏車制圖翼。儀禮補釋。石經原流考。國朝漢學師承記。蠅須館雜記。具有完

書至經傳地理通釋等件。卷帙繁富。尙未編就。禮堂通義。且命錦分繙典籍。以速其成。著述等身。窮年矻矻。今歲漕帥阮公延先生主講山陽麗正書院。以布衣爲諸生師。是固阮公貴實學以教士。而先生之道。或將行之漸歟。矻卜制科三舉。薦牘頻來。先生從此盡出其所學。黼黻太平。潤色鴻業。以昭我朝文治之盛。豈僅託諸空言已哉。茲先生之來江寧也。緣有促之以應鄉試者。然其體豐。其神壯。其興趣勃勃。而今年則已將周甲矣。矮屋風簷。知音難遘。此錦之所爲連類感歎而不能置也。

嘉慶癸酉九月望日。後學宣城張其錦拜撰。

樂縣考目錄

卷上

鍾磬二十八枚一虞說

鍾磬十六枚一虞之序

七均八十四調表

方響說 附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勻鑼說

摩說

卷下

樂縣說 附宮縣圖
制縣圖
軒縣圖
牴縣圖
大射樂縣圖

歌鍾二肆辯

釋鑄

答問 附懋鈞宮縣建
鼓門於四隅辯

樂縣考卷上

清 甘泉江 著

鍾磬二十八枚一虞說

周禮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縣之二十八枚。共在一虞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虞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室。初獻六舞。樂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濃。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月也。鳧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二縣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按大射。笙磬西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鑄。北方直有鼓。無鍾磬。避射位。則三面鍾磬鑄。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鑄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藩謂欲明宮縣之制。必求鍾磬之數。公彥以八音八風釋康成二八之義。是已。若論箭之四十八。倍十二月二十四氣。宮縣之十六。義不取乎此也。至引服虔十九鍾之說。第云非鄭

義而已。終不言十六之義者。不明康成之旨。漫引服說。敷衍成文。而於服氏之說。亦不辨其爲是爲非矣。服氏所謂七律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均分七律。得八十四律。卽後世之七均八十四調也。服以爲天子盛樂。必備此八十四調之樂器。殊不知古人旋相爲宮之法。卽用此十六枚之鍾磬耳。如服說一虞十九鍾。則一虞之內既有十二月鍾矣。何以又加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若謂此五鍾縣而不擊。則何必縣之哉。若謂擊此五鍾。則有二黃鍾、二林鍾、二太簇、二南呂、二姑洗矣。五音相奸。豈得克諧耶。又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而加二鍾。據服說。則奏樂至變音之時。宜擊變音之應鍾蕤賓二鍾矣。然變宮變徵卽旋相爲宮之法。黃鍾宮之變宮則爲應鍾。變徵則爲蕤賓。若大呂宮則黃鍾爲變宮矣。林鍾爲變徵矣。當大呂變音之時。擊應鍾乎。擊蕤賓乎。於是其說窮矣。蓋黃鍾七調。應鍾爲變宮卽擊應鍾。蕤賓爲變徵卽擊蕤賓。所謂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者。此指黃鍾一均七調而言。非十二均皆以此二律爲二變也。二變之聲。以應鍾蕤賓爲則。亦如黃鍾之隔八相生。有隔一隔二之法。斷無十二均皆用應鍾蕤賓之理。服氏之說非古制。此鄭君所以不從也。自有服氏之說。而編磬編鍾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鍾於辰位。四面設編鍾編磬者。北齊也。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者。後周也。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者。梁武也。以鍾磬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主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宏之說也。言人人殊。茫無定說。皆不知鄭君十六枚之義耳。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四

清聲爲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鍾，雖復古制，然無人發明其說，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之故。臆說紛紜，皆強不知以爲知者。惟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云：中聲之上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有倍律，是爲濁聲，以人聲驗之，十二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蕤仲姑夾太，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亦非自然矣。鄭世子之論，可謂發千古之未發。前人或求其數於管律，或求其法於琴絃，所謂刻舟求劍者歟！五禮通考引或曰：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宮管短，則減黃鍾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矣。此不明朱子經傳通解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而誤以姑洗爲四清聲之一，似蔡元定律呂正義。宋史燕樂新書皆未見者，嗟乎！扣槃捫籥之徒，何其多也。十二均之中，必用四清聲者，八律還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若無此四聲，豈能移宮換羽乎？二十八枚之說，旣明，而宮縣之制可攷矣。

鍾磬十六枚一虞之序

黃 鍾

黃鍾清

大呂

大呂清

大蕨

太蕨清

夾鍾

夾鍾清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十二律一陽閒一陰。乃十二辰自然之序。天地自然之音。卽外傳伶州鳩所謂六間也。縣之次序當如此。

若康成春官大師注。聲之陰陽各有合者。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乃六律六同陰陽相合之聲。考中聲以定律之法。大司樂六律六同注。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引此者以明中聲非編縣之序矣。今以四清聲附於本律之後。亦自然之次序。且便於擊也。阮芸臺侍郎所輯山左金石志。有魏太和黃鍾清編鍾拓本。可見漢魏編縣之制。有四清聲矣。

七均八十四調表

黃	黃	太	姑	林	南	應	蕤
鍾	鍾	蕤	洗	鍾	呂	鍾	賓
均	宮	商	角	徵	羽	變	變
七	子	寅	辰	未	酉	宮	徵
調	位	位	位	位	位	亥	午
						位	位
大	大	夾	仲	夷	無	黃	林
呂	呂	鍾	呂	則	射	鍾	鍾
均	宮	商	角	徵	羽	變	變
七	丑	卯	巳	申	戌	宮	徵

調位位位位位子未

太太姑蕤南應大夷位

蕤蕤洗賓呂鍾呂則

均宮商角徵羽變

七寅辰午酉亥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丑申

夾夾仲林無黃太南

鍾鍾呂鍾射鍾蕤呂

均宮商角徵羽變

七卯巳未戌子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寅酉

姑姑蕤夷應大夾無

七	均	呂	南	調	七	均	則	夷	調	七	均	洗
西	宮	呂	南	位	申	宮	則	夷	位	未	宮	洗
亥	商	鍾	應	位	戌	商	射	無	位	酉	商	賓
丑	角	呂	大	位	子	角	鍾	黃	位	亥	角	則
辰	徵	洗	姑	位	卯	徵	鍾	夾	位	寅	徵	鍾
午	羽	賓	蕤	位	巳	羽	呂	仲	位	辰	羽	呂
宮	變	則	夷	未	宮	變	鍾	林	位	午	宮	鍾
徵	變	鍾	夾	寅	徵	變	族	太	位	丑	徵	射

調位位位位位申卯

位位

無無黃太仲林南姑

射射鍾蕤呂鍾呂洗

均宮商角徵羽變變

七戌子寅巳未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酉辰

位位

應應大夾蕤夷無仲

鍾鍾呂鍾寶則射呂

均宮商角徵羽變變

七亥丑卯午申宮徵

調位位位位位戌巳

位位

七均者。卽左氏傳晏子所謂七音。外傳伶州鳩所謂七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七律。一律之中均而

爲七十二均得八十四調。古人言律不言調。後人言調不言律。調之與律。一而已矣。二變者。卽今伶工字譜。一凡二調也。朱子經傳通解鍾律篇。有二變相生之法。蔡元定律呂新書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元定之說。蓋本諸此。所謂相去一律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之序。如黃鍾以太簇爲商。黃太之間。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爲角。太姑之間。隔夾鍾一陰律。以林鍾爲徵。以南呂爲羽。中間隔夷則一陽律。此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鍾徵之間。隔仲呂蕤賓二律。南呂羽。黃鍾宮之間。隔無射應鍾二律。此相去二律也。故於二律之中。取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和之。此指黃鍾一均而言。餘皆倣此。是說乃亡友方君仰松之論也。元定之言。雖本淮南。然可謂妙悟入神。方君亦可謂善讀元定之書者矣。七均八十四調之義。見於宋史所引仁宗樂髓新經。張叔夏詞源。今括其義爲表。以明之。作是表之意。欲證明七律八十四律及二變而已。至於中管子聲及宮調。槩略而不言。其書具在。可覆按也。

方響說

後周時。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以鐵爲之。亦名鐵響。後世或以銅爲之。其制圓上方下。乃編鍾編磬。

之遺制。卽今之勻鐘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爲首。其一黃鍾。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鍾。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一應鍾。二黃鍾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太呂。七夷則。八夾鍾。此其大凡也。教坊燕樂用焉。方響不用大呂。夾鍾之清聲。而用姑洗。中呂之清聲。此必無之理也。清聲者半律也。半律有六。黃。太。夾。姑。仲也。黃鍾清聲高於應鍾。大呂高於黃鍾。太簇高於大呂。夾鍾高於太簇。姑洗高於夾鍾。仲呂高於姑洗。樂以人歌爲本。歌聲高至夾鍾。則不能高矣。所以清聲有六。而但用四也。亦如倍律濁聲。黃鍾以下應無南夷林蕤六聲。而但歌應無南夷四濁聲也。蓋樂器中實有姑。仲。二清聲。然以器和人聲。則不用矣。方響用之於燕樂。燕樂以夾鍾爲律本。豈有不用夾鍾之清聲者乎。沈括云。燕樂高於雅樂二律。方響去大呂。用太簇。又用姑洗。去夾鍾。又用仲呂。是高三律矣。旣云於燕樂用之。斷無比燕樂又高三律之理。若高三律。與燕樂不和。則燕樂何必用之哉。況黃。太。夾。姑。仲。乃清聲自然之序。焉有紊其序而能和樂者乎。竊謂唐時西涼方響。乃古編鍾編磬之遺音。此中國之制。流入外裔耳。中土編縣之制度。已不可考。得此可以知編縣用四清聲之法。第初入中國之時。伶工不知十二律之名。儒生不知十二律之聲。伶工以中國樂器之聲應之。不知孰爲大呂。孰爲太簇。孰爲夾鍾。問之儒生。儒生惟知其聲之高而已。乃強不知以爲知。強名之曰。此太簇之清聲。此姑洗之清聲。此仲呂之清聲。又漫爲大言曰。非古制也。非可施之公庭。用之民間可也。嗟乎。古樂雖亡。然以今樂尋釋之。尙可得千百中之一二焉。惜乎爲自以爲是之妄人。所汨沒。豈非恨事耶。宋房庶曰。古樂與今樂。本

末不遠。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瑟琴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鑼鍾。鐃宮軒爲正聲。而槩以口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房庶之論。可謂知音者矣。

朱載堉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半律 從子至巳律皆長故有半律而無倍倍之律則太長

倍律 從午至亥律皆短故有倍律而無半律之律則太短

已辰卯寅丑子
[仲][姑][夾][太][大][黃]

[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

亥戌酉申未午
[應][無][南][夷][林][蕤]

清聲

濁聲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半律 雖六而清聲止
律 於四以上太高歌聲

倍律 雖六而濁聲止
律 於四以下太低歌聲

揭不起

咽不出

〔夾〕
〔太〕
〔大〕
〔黃〕

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仲〕
〔姑〕
〔夾〕
〔太〕
〔大〕
〔黃〕

〔應〕
〔無〕
〔南〕
〔夷〕

清聲

濁聲

勻鑼說

今之勻鑼古之方響也。古之方響十六枚。今之勻鑼十枚。又呼爲九勻鑼。其損之之故及九勻鑼之名。靜思之而不得其解。從者吳縣王雲曰。九者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爲九字。上一鑼爲仕字。仕卽高上字也。器雖十而其用九字所以謂之九勻鑼歟。今樂字譜有高乙高上高尺高工以笛之七調應之。高乙字聲雖高仍乙字也。高尺高工亦然。惟上字一高則聲類商。故以高上爲一鑼。而縣上字之上耳。今大勻鑼有十三面者。備十三字也。予聞其說而歎曰。非熟於今樂者豈能有此神解哉。乃悟宋之燕樂有上字無高上字。有尺字無高尺字。低於今樂二律也。以此推之。則今樂低二律合於燕樂。燕樂低二律合於雅樂。因取宋燕樂字譜。今樂字譜并今勻鑼字譜列於左。覽者按字譜求之。而編鍾編磬皆可擊矣。

宋燕樂字譜

合
△黃鍾

二姑洗
上

工夷則
下

六
久黃鍾清

十六字譜見朱子大全集今祇有十三字矣上高聲也下低聲也

今樂字譜

合黃鍾

尺蕤賓

五夾鍾清
大呂太簇

仁南呂

マ大呂
四下

フ仲呂
上

工夷則
上

下五
刀大呂清

マ太簇
四上

△蕤賓
勾一即今低尺

リ下凡
無射

上五
刀太簇清

二夾鍾
一下

コ尺
林鍾

凡應鍾

緊五
口夾鍾清

四太簇
大呂

工夷則

乙姑洗

乙姑洗

凡無射
應鍾

仕

上仲呂

六黃鍾清

促林鍾

此今樂伶工十三字譜也沈括筆談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只有十五聲無正黃鍾聲

以今樂字譜較燕樂字譜去高仕字加大太夾三清聲爲十五聲矣今五字無高下者蓋五字乃大呂太

簇夾鍾之清聲音本極高所以不復分別然耳聰者審之又何嘗無高下緊三聲耶

勻鑼字譜

〔乙〕〔四〕〔合〕

〔仕〕〔上〕〔尺〕〔工〕

〔凡〕〔五〕〔六〕

此九勻鑼式也。若十三面則加亿仄仨三字耳。

摩說

鍾磬之制。擊處謂之鼓。考工記。臯氏于上謂之鼓。磬氏鼓爲三。是也。鼓必摩鐻之。卽臯氏所謂于上之攢。謂之隧也。攢。摩之俗體。鄭君注。攢所擊之處。攢。弊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攢訓爲弊者。賈公彥釋若禮記云。國家靡弊。是也。靡。摩古字通。謂摩厚使薄。若物之將弊壞然。隧者釋曰。司烜氏夫隧。彼隧若鏡。亦生光。窒而生光者。本造鍾時卽窒。於後生光。是鼓亦謂之摩。摩之中又謂之隧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據此。則鍾磬皆當摩鐻之。厚者摩之使薄。薄者摩之使短。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也。蓋臯氏爲鍾。有水火之不齊。磬氏爲磬。有質理之堅脆。鍾磬雖有度數。然其鼓處不摩鐻之。則清濁不分。清濁不分。焉能合律乎。以意度之。鍾磬制成之後。吹十二律之管以定其聲。如一律有清濁二音者。求濁聲則摩之使薄而廣。求清聲則摩之使短而厚。再以律管比其聲。於是五音諧矣。故磬氏注云。磬聲大上則摩鐻其旁。元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也。摩其旁者。摩鼓之兩旁也。摩開兩旁。則薄而廣矣。摩其端者。摩鼓之兩端也。薄則聲濁。薄不能使之復厚。摩薄其兩端。則其中短而厚於兩端矣。鍾磬異制。而摩之之法則同。記者記於磬氏。不復記於臯氏也。近日禮家但以算術論鍾

磬之形。至摩鐺之法。則置之不論矣。且有漫制一磬。不問鼓之摩與不摩。又以不合律之管求其聲。乃大書深刻曰。聲中夷則。豈不爲知音者所哂耶。

樂縣考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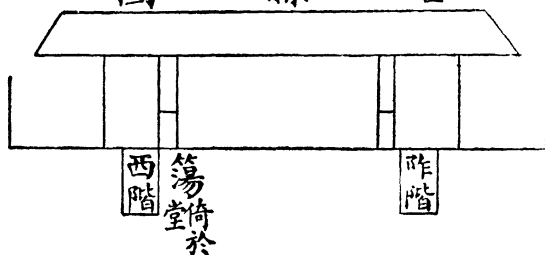
樂縣說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植縣。辨其聲。鄭君注。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植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元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植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小胥職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樂縣之見於周官經者。其制不詳。尋繹注文。則宮縣四面皆縣。象宮室之四面有牆。故名宮也。周官之外。別無可考矣。惟軒縣之制。見於儀禮。以諸侯之制上推天子之制。可以略言其槩焉。大射儀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鑪。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此阼階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鑪。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一縣。僅設建鼓。乃北面之一肆也。簫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紃。此二器倚而不縣者也。雖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宮縣之制。可以由此推之矣。宮縣四面

皆縣一肆。鍾一堵。磬一堵。有鑄。有建鼓。有應鼗。西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鍾。頌磬。頌鍾。應鼗。朔鼗。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鍾。磬。鑄。有鼓。有鼗。而鍾磬之名不可考。鄭君云。先擊朔鼗。應鼗。應之。則南面北面之鼗。亦可以名應鼗矣。笙倚於堂。鼗倚於紃。與軒縣同。此宮縣之大略也。軒縣三面。縣去南面一肆。鄭君小胥注。所謂辟王也。蓋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去其一面焉。其本制則三面皆縣。大射儀。北面一縣。惟設一建鼓。無鍾磬鑄者。辟射位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公彥釋曰。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鑄。直有一建鼓而已。云其爲諸侯。則軒縣者。若與諸侯燕享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鑄。公彥釋注意明晰之至。鄭云云者。謂君與羣臣射。本當備三面之縣。因辟射位。所以去其一面之鍾磬。直設一建鼓而已。若君與諸侯有燕享之禮。則仍復軒縣之制。蓋射在堂上。縣在堂下。物畫於兩楹之間。鵠設於侯道之南。苟不去北面一肆。則矢及鍾磬矣。然則天子射儀。亦去北面一肆。並去南面一肆。若不去南面一肆。則矢亦必及於南面一肆之鍾磬矣。是天子射儀之樂縣。與諸侯大射同也。敖繼公張爾歧皆云。避射位。實本鄭注。凌君次仲禮經釋例。謂敖張之說與注異者。蓋於鄭注賈疏。未及悉心尋繹爾。至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者。鄭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蓋此鼓與應鼗。本屬東縣。當如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云不在東縣南也。爲君者。蓋大射君以臣爲賓。君雖以宰夫爲主人。然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則仍就主人之位。是東縣一肆。爲君設也。西

縣一肆爲賓設也。鄭君注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西鼙。君以賓禮臣而爲臣者敢毅然受之乎。臣不敢當此盛禮。乃移東縣之鼓。鼙於阼階之西。所以尊君也。陳暘不知尊君之義。乃以爲建鼓應鼙不設於東縣南。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可謂整謬之論矣。鼓鼙之位當設於阼階西南面橫列之。故經文云南鼓。又云應鼙在其東也。若東面則經常云東鼓。不得云南鼓。而應鼙亦在建鼓之北。不得云在其東矣。此大射樂縣異於軒縣之說也。若夫軒縣則三面縣矣。縣以宮名。取其方也。縣以軒名。以其曲也。軒說文解字曲輶藩車。軒有曲義。曲字篆文如軒縣之形。故左氏傳有曲縣之名也。至於天子之卿大夫與諸侯同爲軒縣。天子之士同諸侯之卿大夫。諸侯之卿大夫半諸侯之制。西鍾東鼙而已。士半天子之士縣鼙而已。賈公彥周禮疏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鼙者。天子諸侯皆有鑄。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直有鍾鼙無鑄也。若有鑄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鼙爲東西者。以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西東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者。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其言甚詳。今爲圖以明之。較若列眉矣。

官 縣 圖



鼓鼙鑄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笙磬一堵特磬笙鍾一堵鍾應鼙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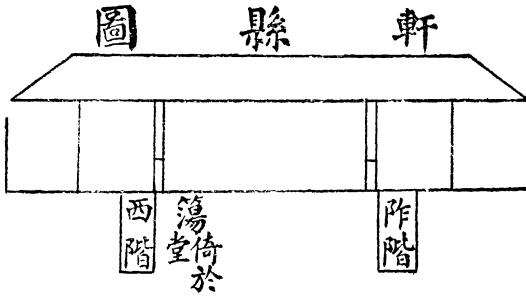
鼓鼙鑄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鼓鼙鑄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西公倚於
鼓鼙鑄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考之儀禮。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鍾磬鼓鼗之屬皆在堂下。縣在兩階之內。簫在建鼓之間。簫倚於堂者。戴氏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也。竊謂升歌用瑟。樂貴人聲。故在堂上。笙簫和人歌聲。近堂者。亦貴人聲之意也。

據左傳孔穎達疏。當有特縣之大磬。在編磬之下。亦如編鍾之下。有特縣之鑄也。說見歌鍾二肆辯。



鼓鞀鐃堵一鍾磬特堵一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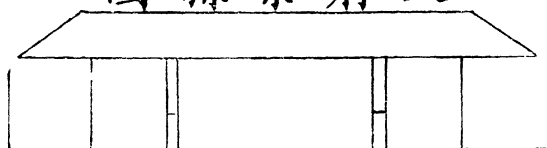
笙磬一堵特磬笙鍾一堵鐃應鞀鼓

鼓鞀鐃堵一鍾磬特堵一磬頌

西
縣
磬
頌
鼓
鞀
鐃
堵
一
鍾
磬
特
堵
一
磬
頌

宮縣建鼓。設於四隅。軒縣建鼓。設於三隅。簫倚於西階之東。在西縣一肆北面一肆兩建鼓之間。不言應鼗者。鼗乃建鼓之屬耳。

大射樂縣圖



西階

簫
在建鼓
之間

建鼓

阼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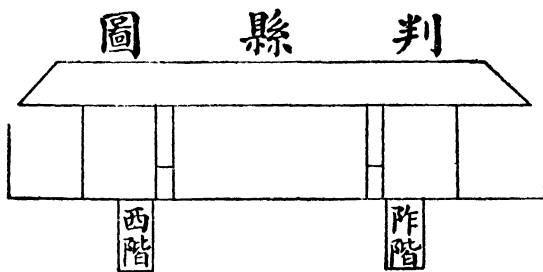
應鼙
建鼓
本在東縣之南為君移在此

笙一堵
特居笙一堵
鍾一堵
特居

頌一堵
特居頌一堵
鐘一堵
特居鐘一堵
建鼙

頌一堵
特居頌一堵
鐘一堵
特居

鼗倚於頌磬西紃。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疏引王制者，證鼗爲節樂之器。祝狀如漆笛，中有椎，所以節樂。鼗亦節樂，祝大於鼗，故賜公侯樂，則以祝將命；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命。自餘樂器陳於外也。蓋祝鼗皆節樂之器，故鼗可以代祝，祝亦可以代鼗矣。自餘樂器陳於外者，謂敵墳之類，陳於縣之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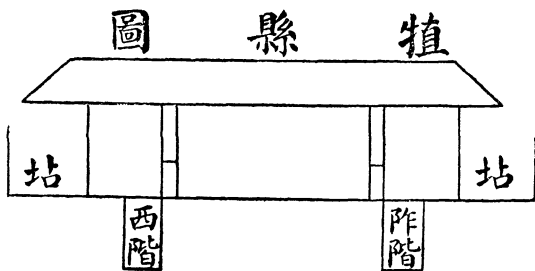
說見歌鍾二肆辯。

磬一堵

鐘一堵

磬一堵
西面
縣於東方避射位也

水洗甕



周禮小胥注。植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疏按鄉飲酒記云。磬階間縮霑。注云。縮。從也。霑。以東西爲從。是其階間。按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縣謂縣磬也。縣於東方。避射位也。鄉射禮鄭目錄云。鄉大

夫或在焉。是鄉射以士爲主。鄉大夫往亦可。不往亦可。所以用士之植縣也。蓋植縣本在階間。避射位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坵矣。

歌鍾二肆辯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十六枚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賈公彥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肆。半者。一堵半。其肆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言堵肆之制。可謂詳且明矣。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歌鍾二肆。杜預注。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預不知禮經。妄以一堵爲一肆。孔穎達曲護杜過。強爲之說。啓後人之疑。於是轆轤紛紜。莫能定矣。經文明云。半爲堵。全爲肆。預以半爲全。非與鄭注異。乃與經文異也。背注猶可。背經可乎。且預於傳文。亦不能通其義。傳文。歌鍾二肆者。歌鍾和歌詩之鍾。不言磬者。省文耳。孔疏所謂兼有磬矣。下文云。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夫石磬也。上文不言磬。此言石者。以足成上文之不言磬耳。及其鑄磬者。鑄卽大射南陳之鑄也。磬非編磬之磬。乃特磬耳。孔穎達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也。可見特磬之制。亦康成說矣。特縣之磬。卽爾雅大磬。謂之鑿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縣一磬尙拊。豈非特磬之一證乎。據此。則編磬之南。亦當有特縣之磬。如編鍾之南。有特縣之鑄矣。大射禮重在射儀。略於縣制。故不言特磬也。此磬非編縣。故傳言及也。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從杜說樂之半。則僅有縣鍾十六一堵矣。安得云始有金石之樂乎。杜此注云。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此說亦非也。禮大夫判縣。鍾一堵。磬一堵。此大夫之定制也。豈必有功然後賜哉。蓋是時絳雖爲大夫。晉國樂制不備。尙用士特縣之磬一堵而已。至此始賜以鍾一堵。磬一堵。得備大夫判縣之制。故傳曰。禮也。若大夫判縣。必待有功而後賜。則士之植縣。亦必待有功然後賜矣。而周禮之大夫判縣。士植縣。反不爲定制。有是理乎。元凱於傳文尙不能明。宜其不知禮經也。至於後人紛紛異說。又何足道哉。

釋鑄

鑄。鑄二字也。鑄。說文解字曰。大鍾淳于之屬。所以應鍾聲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鑄。鑄也。鍾上橫木上金革也。一曰田器。从金。專聲。詩曰。序乃錢鑄。是鑄乃大射南陳之鑄。鍾。鍾乃大橫木上金革。又爲田器之名。鑄。鑄爲二器。則鑄。鑄爲二字無疑矣。古人通借。乃以鑄爲鑄耳。非有二鍾也。周禮。鑄師之鑄。當作鑄。康成注。鑄如鍾而大。賈公彥釋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虞。獨在一虞者。編鍾之外。特縣鑄耳。許叔重亦曰。大鍾所以應鍾聲也。鄭許皆訓鑄爲大鍾者。因鑄。鍾惟擊編鍾時。擊鑄以應之。他樂不用也。謂如鍾而大者。鍾獨指編鍾而言。謂鑄之形大於編鍾。非指鑄也。陳祥道之徒。不知鑄。鑄爲通借字。以鑄爲鑄之別名。訾議鄭君。妄而已矣。然其誤亦有所本。本於郭璞之爾雅注。釋樂。大鍾謂之鑄。注曰。亦名鑄。景純注。雅多襲舊說。不加深考耳。鍾之大者名鑄。周禮。鍾師所掌。鑄。鑄師所掌。使眡瞭擊之者。若鑄。卽鑄。鍾乃鍾師所掌之金奏。何必又設一鑄師哉。則以鑄爲鑄。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竊謂鍾之制莫大於鑄。莫小於編鍾。編鍾卽釋樂小者。謂之棧也。棧之轉聲爲淺。淺之轉聲爲靖。故劉熙釋名。

云。棧。靖也。靖。說文解字。一曰細兒。是靖訓爲細小兒也。爾雅疏李巡云。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古文云。棧鍾之小者。棧鍾長三寸。是鍾之小莫小於此矣。編縣一虞十六枚。鍾大不能容於虞。其形制不得不小也。然三寸則太小矣。三寸必有誤也。予所見古編鍾。有刻蕤賓者。有刻夷則者。皆長不踰尺。是以知三寸之必有誤也。以意度之。鐃鍾之制小於鐃。大於棧。釋樂其中謂之剡者。其鐃鍾之別名與。許氏說文解字。堵以二金。樂則鼓鐃應之。二語錯謬難讀。當作堵以一金。樂則鼓鐃應之。二鐃二字皆誤也。附誌於此。

答問

鍾葵嘉問曰。宋人謂十二辰頃之零鍾。亦在宮縣之內。然乎否乎。答曰。非也。十二辰零鍾。公彥以爲卽尙書大傳之左右五鍾也。大傳云。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此五鍾亦如金奏。王出入奏王夏。乃鍾師所掌。非眡瞭所擊也。不在編縣之內。且公彥固云。十二辰鍾之零鍾。縣一而已。

問曰。服氏十九鍾內有變宮變徵二鍾。其云應鍾蕤賓者。指黃鍾一均而言。服氏以十二縣配十二月。安知大呂宮內。不別有黃鍾林鍾二鍾乎。答曰。子言是也。十二縣配十二月。每宮皆有變宮變徵之鍾矣。所謂變者。卽擊本鍾。其變音在擊之者輕重之間耳。似不必別鑄二變之鍾。古人制度。未必若是之繁也。問曰。四清聲不見於經何也。答曰。唐時編鍾有清聲。後因清聲太高。置而弗用。名曰啞鍾。於是范鎮遂謂

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十六枚在一虞謂之堵。國朝舊有四清聲。置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元祐樂議注破之曰：按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韃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廟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

問曰：唐宋編鍾編磬。一虞分爲上下格。亦有說歟。答曰：此乃便於擊耳。不分上下格亦可。分上下格亦可也。

問曰：繫磬之繩。何以謂之絃也。答曰：冠有絃。左傳衡統絃纆之絃也。磬絃亦用一組。與冠絃同。故名曰絃。而冠絃亦曰絃縣也。

問曰：縣之外更有樂器乎。答曰：樂備八音。見於儀禮者。鍾、鐃、金也。磬、石也。鼓、鼗、鼗、革也。琴、瑟、絲也。簫、匏、竹也。八音之內。所少者惟土與木耳。則宮縣之外。尙有土音之塤。木音之敔。故公彥曰：自餘樂器陳於外也。問曰：鍾磬皆縣。故曰縣也。建鼓不縣。何以亦在縣內。答曰：鼓有縣者。禮記明堂位：周縣鼓。禮器縣鼓在西。周頌應田縣鼓。此鼓之縣者也。若建鼓則樹而不縣者。明堂位所謂殷楹鼓也。射儀：用建不用縣。不可考矣。然樂無鼓則不和。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之謂也。鼓之建於四隅。亦如簠

之倚於堂。鼗之倚於絃爾。

問曰：鼓以和音，建一亦可，何必四也？答曰：東之建鼓，和東縣一肆之樂；西之建鼓，和西縣一肆之樂；南北二縣皆然。宮縣四鼓，軒縣三鼓，如九命八命之等差，無常於音也。宋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從照之說，則鼓有當於五音矣。學記何以曰：鼓無當於五音也？國語伶州鳩曰：草木一聲，鼓祇一聲，豈能具五音哉？照之言，可謂夢中囈語，病中謔語矣。

問曰：大射既去北面之一肆矣，又設一建鼓者，何也？答曰：設一建鼓者，存軒縣之制耳。以此推之，則天子射儀去南北二肆，當仍設南北二肆之建鼓，以存宮縣之制。懋鈞問曰：七均之義，見於春秋外傳，韋昭注：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也。考尚書大傳：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注：七始，謂黃鍾、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也。是鄭君以虞之七始，卽周之七律矣。又尚書皋陶謨：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漢書律歷志引此文，在治忽作七始。詠曰：七始，天地人之始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樂歌：七始華始，倡肅和聲。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敍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據此，則七始非七均矣。且杜佑通典云：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蓋謂變宮變徵，武王所加也。然則鄭君以七始爲七均之說，然乎否乎？答曰：尚書之說，有今文古文兩家。

鄭君之說。今文尙書也。劉德孟康班固之說。古文尙書也。後人各守師承。遂殊其說。然七均之義。當以外傳爲主。外傳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妊。伯陵之後。馮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其聲。于是乎有七律。此七均之說也。七均用於周。而鄭君謂七始爲七均者。蓋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自古皆然。但古人置而不用。至周始兼用之。不然。鄭君何以有是說哉。杜佑之言。亦未喻此旨者矣。且推而言之。州鳩所謂三所者。卽論語雅頌各得其所之所。詩之入樂。不明七均三所之義。則雅之音可爲頌。頌之音亦可爲雅。皆失次矣。正樂者。正其七均之音也。七均正而三所之義明。故樂正而雅頌之音各得其所也。

附懋鈞宮縣建鼓設於四隅辯

宮縣建鼓之位。古無明文。宋李照云。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據此。則宮縣之建鼓。設於四隅矣。考宮縣之制。禮經不詳。惟諸侯軒縣。見於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此東縣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

其南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西縣之一肆也。按阼階西之建鼓應鼙。本屬東縣。亦如西縣。以次而南。以大射公席於阼階上。特移於阼階西。故鄭君注曰。爲君也。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面之一肆也。以避射位。故去鍾磬鑄。而僅設一建鼓。以存軒縣之制。竊以東西二肆之位推之。則北面一肆。當起於阼階西磬南面。其西鍾。其西鑄。其西鼙。其西建鼓。軒縣之位。大略如是。宮縣視軒縣。益南面一肆。又以北面一肆推南面一肆之位。則南面一肆。起於西階東磬北面。其東鍾。其東鑄。其東鼙。其東建鼓。此宮縣之制也。由是言之。東縣之建鼓在東南隅。西縣之建鼓在西南隅。北縣之建鼓在西北隅。南縣之建鼓亦在東南隅。與東縣之建鼓相近。東北隅無建鼓。是宮縣建鼓無設於四隅之理也。其設於四隅者。蓋指大射而言耳。大射儀之樂縣。謂軒縣也。而宮縣之制。可因是以推。北面一肆。去鍾磬鑄以避射位。而僅設一建鼓於西北隅。則南面一肆。亦當去鍾磬鑄以避射位。而僅設一建鼓於東南隅。加以西縣一肆之建鼓。是西北隅。東南隅。西南隅。皆有建鼓。又以東縣一肆之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是東北隅亦有建鼓也。然則宮縣建鼓。設於四隅。惟大射然矣。若非大射。則阼階西之建鼓。應鼙。仍設於東縣一肆之南。而東北隅安得有建鼓哉。李照之言。不獨鼓止一聲。不能合十二均之聲。其說爲不經之論。卽四隅之制。要亦妄爲臆斷。不足據焉。

右樂縣考二卷。國朝江藩撰。按阮氏瀛舟筆談稱：嘗見鄭堂所藏舊鏡銘云：古鐵頑銀不計年。道袍一拂冷光鮮。分明照得人間事。賣與無鹽不值錢。詩旨寄託深遠。恐非唐人不能。珠湖草堂筆記又稱其佳句如是處樓臺先得月。誰家楊柳不勝鶉。簾內當風紅燭冷。庭前礙月綠陰稠。皆有弦外音。又嘗著竹西詞鈔。自序稱少時頗研究音律。是書則專考古樂器。而言今樂可通於古樂。其說與凌次仲略同。張綬伯序稱其篇葉無多。條理在握。古樂之復。此其權輿。又稱其見凌氏燕樂考原而嘆之。以爲得未曾有。綬伯卽凌氏高第弟子也。夫大樂元音。道侔天地。固非鄭聲所得而奸。而今樂猶古樂。語實原於孟子。得是書與燕樂考原相輔而行。讀者神而明之。卽謂樂經不亡於秦也可。沈約之說。殆無庸辨已。咸豐甲寅百花生日後。南海伍崇曜跋。

音 元 呂 律

述 珍 華 畢

律呂元音

本館據小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源則出於人心之感物而動。形之篇章。達之聲歌。元音之在天地。無古今一也。然而不求之於中聲。其理亦不可得而著。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用千二百黍之積。較正黃鍾真數。又以黃鍾倍半各數。比例相求。考驗金石絲竹絃匏諸器。人聲高下自然之宜。無一不合。華珍少喜律學。偶有窺測。筆之於條。若夫本末兼賅。精麤咸貫。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以俟明體達用之君子。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四月。畢華珍子載甫識。

目錄

正錄卷一

造律之原

較正黃鍾

黃鍾倍律

燕樂工尺配宮商

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

律呂位次

管色不可代十二律

黃鍾位次絲竹不同

八十四調名異而實同

二十八調同異

上五緊五

律呂元音目錄

旋宮八十四調圖說

聲樂之蘊

律呂間配清均無七調

逸調卽京房變律

琴律管律隔七相應

八音首重金石

雅樂一字一音

聲應六氣

樂舞

風詩得性情之正

今詩猶古詩

歌曲盡變

南曲合正聲

元音賴人聲常存

別錄卷一後出

歷代樂章

歷代燕樂附諸樂器

卷二後出

琴譜瑟譜

詞曲九宮聲調譜

律呂元音目錄

音並可爲宮而成黃鍾七調七調總有二變在內不能避也

黃鍾倍律

人聲盤旋上下共得二十一音以笛明之自凡字下至合字爲正六孔旋而上自六字上至凡字成十四

音今人學曲用對落調再加對落七字即倍聲凡字下至合字共得二十一音尙可下得二音今工字調至低工字而止也

低工字對落已低而近於咽矣共二十三音去凡仁二字仍得二十一音蓋羌笛過高去此二字方爲適中如上下各去

一字去其揭與咽者亦得二十一音無論絲竹人聲總不能出此範圍然則聲有窮乎曰無窮試以二十一音更

引而上揭不成聲而聲固在也蓋最高揭不起處不能上而能收每高一字則收細一音收至細不去處

聲始盡耳至於倍數更自無窮蓋最下咽不出處不能下而能放如鍾律愈大愈洪以黃鍾之積層累加

倍鑄爲巨鍾可以無遠弗聞低不去處橫鋪出去故半律有盡倍律無窮樂之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

而通乎鬼神者其在黃鍾之數乎

燕樂工尺配宮商

工尺七字卽五聲二變斷無可疑蓋人聲高下既具七音則不能無識別於是名之曰宮商角徵羽變宮

變徵而各具意義如宮爲中商爲章之類然宮商七字能具意義能別高下而不能聲隨字出則又有工尺七字以代

之便於伶工之習歌工尺七字必與宮商之名同出自古楚詞四上競氣是已四上字必非宋玉特創自

出流傳又何疑焉○高○次○又○中○低○次○又如七○之中最下一○爲宮大不逾宮依次填之

變羽徵變角商宮

卽此七音也。而今之工尺字譜其別識之音同此七音也。②⑤⑥④①

①安得更有所說。第論樂之家爭辨不已。彼疑工尺等號不見於經。殊不思十二律宮商之名。何嘗見於詩書。尙書只言五音六律。惟戴記有之。然戴記亦第言宮商不及二變。言十二管不言十二律。六經非樂譜。所以

不載諸字。天地間只此七音。如以爲二者不同。則必古之宮商別具七音。今之工尺別具七音。而後可。旣不能七音之外又增出一音。其爲相合。豈待辨哉。然著書家不習聲調。不難博采樂書。附會牽扯。以證其曲說。則亦無如之何矣。又或以唇喉齒舌配宮商。亦似是而非。總之音自在喉間出。亦在臍下出。爲丹田。非善歌者不能審也。

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

工尺七字是工師記號。一均七調。不論何字皆可作配。非如五聲二變有一定位次。見上譜條。如近世起調

用笛之合字。曰凡工尺上乙四合。合字應正黃鍾之宮。其聲既定矣。改作四字起。曰六凡工尺上乙四。但

以四字讀同合字高下。改字不改音。無不可也。今以上字起。曰乙五六凡工尺上。上字讀同合字高下。亦改字不改音。六

五本合四高吹。其餘五字皆可叶入笛之合字。可順口爲高下。而旋宮之理亦寓乎其中矣。所以用上字起者。乙

凡恰當二變。易於識別耳。然竊意初作記號時。其序本是如此。記號在先。改高二律在後。隋廢旋宮。只用姑洗角之一

均。律高二調。是雖號黃鍾均。名存而實亡。故予欲以低工字起調。復黃鍾正聲。以合黍尺真度。律呂正義用四字起宮。謂四字上起工字。理真數確。自無不印合。

改作上字。又便於七調。各從本聲。亿字調至字異而理無不同也。夫隋唐後黃鍾大樂久廢。至本朝而始正。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豈不信哉。近日時俗多喜絃索。北九宮乙凡變調。不可不防其漸。故予以爲正人心。當自樂律始。其小調橫腔淫亂之聲。更當禁革。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

大樂不必盡用低調。如祭祀應鍾。即圓爲宮。以禮天神。仲呂。即函爲宮。以禮地示。其調爲羽爲角。羽角清宮。其聲高而上達。神祇在上也。黃鍾爲宮。以禮人鬼。黃鍾濁宮。其聲低而下達。人鬼在下也。凡樂奏高下。各有所宜。後儒議大常雅樂。不用清宮。殊非。但不宜過高失中。乖和平之旨耳。

舊說以圓鍾爲夾鍾。函鍾爲林鍾。非也。蓋祭祀不用商聲二變。而陰律夾鍾當商位。林鍾當變徵。應南林羽微變徵仲夾大角商宮。郊祀大祭。而以商聲變徵起宮。必不然矣。圓鍾當爲應鍾。自大呂左旋至應鍾。適圓一

也。周圓鍾之名。蓋取諸此。函鍾當爲仲呂。仲呂轉生執始。函得宮聲。漢郊祀歌函宮吐角函宮之名。蓋取諸此。不可不正也。

律呂位次

律呂位次。高下小差。律呂○○○○○○○○。蓋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強只差六分。弱不能高出一音。故其參差之數。不過如此。唐宋管色用黃鍾配合。大呂配四。高出一音矣。沿自隋代。只用黃鍾一均。有濁均而無清均。

律呂之亡。亡於隋也。亦由太簇之長八寸。與大呂八寸四分。可相借也。或疑律呂各主一月。爲陰陽並配之證。夫月自爲月。各不相雜。若以配調。是陰陽錯雜矣。陰統於陽。地道無成之義。唐多女禍。宋多垂簾。豈非陰陽相雜之明驗乎。故謂後世之樂無關政治者。不知聲音之理也。既得律度真數。其失立辨矣。

管色不可代十二律

管色

①⑤

孔出後

六工尺勾

孔出後

上乙四

此孔不開卽合字。蓋全掩爲合。不必開也。

宋史燕樂書。以管色代十二律管。而以

十二律配之。又加入四清聲。用吹法。假借高低。而得十六聲配合。

黃太

四太

姑上

勾

尺

林

工南六

清黃此六字借作凡字無應

五太緊五清夾

億

夫管色既得十六聲。則何不用十二律。依次配得十三聲。

加一○存變宮之位得十

三乃牽扯強配。或配律而不配呂。或配呂而不配律。或律呂齊配。陰陽錯雜。高下參差。殊無定準。豈有見

於周禮大司樂之文。律呂並見。誤以爲不妨並配耶。不知此正旋宮之法。圓鍾爲宮。乃應鍾宮之宮調。黃

鍾爲角。乃無射宮之角調。大呂爲角。乃應鍾宮之角調。樂凡四變。餘倣此。

後人解大司樂之文。都不明晰。由誤於陰陽並配。

如今時

曲一套中數調並用。方其既變。又別吹一調。不相凌亂也。乃燕樂所配參差出入如此。而又未嘗不施之

歌唱。如使乖離已甚。豈無知音者能辨之。推原其故。蓋管色九孔相離太近。不能一孔一音。方其掩上孔

則下孔漏氣。必掣而微高。如合字應黃。兼配大呂。高吹六字。則又覺太高不相應。如是徑配四字。

低即五字吹

大抵管色多隔一孔。則其相差之數遞增。故輾轉遷就。猶有不合。全在吹法加哨。彌縫其隙。夫六律正音。

自然而然。今比音如此其難。豈所謂天地自然之律乎。故管色必不可以代十二琯。律呂正義用黃鍾真
度比例相求。自半倍以至五倍八倍。爲孔竅長短之差。然後一孔成得一音。以六律配之。中空一音爲○
爲閏。以之旋轉上下。始得循環不窮矣。此以唐宋燕樂所用之大管。審正其孔竅疎密。亦如琴徽之有疎密。然民間通用者。小管上三音不同。且工人製造。亦不能高低一律。
又或以四聲配調。尤非。夫調有高下。四聲無不可配。今填詞家泥定四聲。以爲得宋人不傳之祕。拾其糟
粕而遺其菁華。此真可嗤。又不知四聲自有陰陽清濁。而上聲無陽。落陽便混。去聲如了鳥等字。讀作陽
聲。只俗語有之。正讀則無茹父等字。茹讀如汝。父讀如甫。若讀陽聲。便與樹務無別。平聲分陰陽。而陰平
至收聲處必落陽方合。若陰平不落。卽成上聲。笛所以遇陰平聲皆落。工師謂之掀落。掀讀如孝。謂落指略一起以叶去聲。故平聲
無陰。上聲無陽。其辨甚微。非但俗伶不知。雖老伶工填譜一生。亦不知也。識得陰陽。方能分得高下。而起
調畢曲。又不在。此如正宮調用五字起調。低律則用四字。設如填詞填得天字。與五字正合。填得田字。則
用六五。填得甸字。去陽用六仕五。填得店字。去陰用仄仕五。此皆謂起句押韻之末一字。或收字略頓起調也。
如首一字纏聯而下。一字一音。則就其陰陽四聲分出高下。而以本宮一字爲綱維。無不合者。至填詞家
依聲傍字亦有之。蓋便於花前酒後。填出卽唱。不煩致審。宋時詞家雖大半能歌。未必人人如周柳秦姜
之協律也。故其製腔亦必畫一模子。某聲某字。爲衆人地。而今者曲調九宮盛行。詞譜久廢。姜詞有旁注數。陰亦零落不全。
珠已去矣。守櫝何爲。惟清濁不可不知。或重疊用清聲。陰聲重疊用陽聲。雖勉強成歌。不堪入聽。律體歌行
何獨不然。惟高吟朗誦自得之。總之不貴強合。

陰陽四聲。唇喉齒舌。運以呼吸而成。高下呼緩則低。呼緊則高。高落吸深。謂從高落低平落吸淺。養生家以調息爲主。樂之宜鬱道和。全任呼吸。天地一氣也。聲樂一氣之鼓盪也。而區區較量於婆羅喉舌吳興四聲。唇喉齒舌四聲清濁。亦自含得宮商。而高下和宣。惟七音能作旋宮之用。

以聲從辭。士君子操縵安絃之事也。以辭從調。工師按腔諧曲之事也。後世反是。蓋士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自變曲付老伶亦能按之。兼此二者。樂其可知也。

黃鍾位次絲竹不同

琴絃黃鍾居中。管笛黃鍾居下。然合字必不可爲宮。故改爲上字。蓋合字是六字低吹。乃六字之倍聲。豈可雜入中間。正聲而爲宮調。七調有六字調。無合字調。今以上字至五字。上下迴環讀之。無不順口成音。恰空二變。次

序相合。毫無紊亂。確不可易。唐宋燕樂。爲高二律之證。瞭然矣。然則此七字之序。亦天地自然之序也。

問天地自然之序。不應變聲。反居其中。凡字當變徵。曰二變由人聲而出。二變無定者也。方其造律。則此一聲

自爲黃鍾之宮。不爲變徵。及宮自下起。始成變耳。於是黃鍾應宮。太簇應商。姑洗應角。蕤賓應變徵。夷則

應徵。無射應羽。○含變宮。而成七調。此蕤賓是黃鍾宮之蕤賓。在七調爲黃鍾宮之變徵。故曰黃鍾爲律

本。五律皆由黃鍾出。若蕤賓本宮變徵。自居空位。不當正中。故不得以蕤賓爲律本。更無疑義。

蕤賓居黃鍾宮之中。自有說。蕤賓五月律。陽之盛也。黃鍾陽律之首。統蕤賓居中。其理至順。其音則變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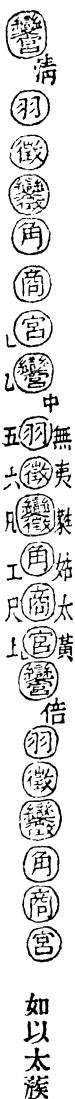
徵爲事。萬事萬變。皆根於黃鍾。變徵居中。又至不易也。豈非天地自然之序。

六律配五聲變徵而虛其位爲變宮宮君也事可變君不可變故虛其位有變宮調無變宮律以六律出均不以七音出均此旋宮止於八十四調若九十八調并變宮在內失君不可變之義

問律呂正義一孔中陰陽並配以低吹爲律高吹爲呂豈律呂相差有七位乎高低隔七應曰非也正義所配以正宋史之失以定律呂相並之位以高吹低吹明律呂之高下六律則配正聲六呂則配半聲又以明陰陽之理若六呂正聲則自有大呂八寸四分以下之真度在

八十四調名異而實同

旋宮雖有八十四調乃錯綜之法名雖異若論其實但成得二十八調耳今列出明之

如以太族

爲宮商音起調而商音當尺字爲太族之上字調是黃鍾之商調即太族之宮調音則猶是名異而實同然則

止十四調何以又有二十八調也今試由無射起宮而羽聲當五字爲無射之上字調是黃鍾之羽調即

無射之宮調名異實同設如欲求無射之變宮調由清徵字起宮清徵爲上清羽爲尺清變宮爲宮則別

成無射之變宮與下相應而不相同故又增出清宮之五字成此五調并陰呂而十加正聲十四爲二十

四調又於下倍聲內增出二調并陰呂而四即得二十八調

問何以清宮增五調倍宮只增二調曰亦可推上例增五調然過低歌之不入聽若清聲過高肅殺則有

之不至不入聽也。然清徵調究亦不常用。今樂本無之。以備旋宮之變耳。

問清徵調只三字，恐不能成調。曰：上可再揭起二字，下加三字，便成調。蓋清徵調本穿雲裂石之音，非歌喉至清者不能歌。非中氣至足者不能吹。其聲總在高處盤旋，正不可相離太多。亦不能無低落處，然一曲之中，只可偶間數字。

二十八調同異

問樂髓新經所載二十八調，與子所論二十八調，同乎異耶？曰：同而異，異而同也。宋燕樂不用中間正調，惟用上四清聲，各成七調，而具二十八調。其中間七調，爲凡工尺上一四合不用。用上四清聲，凡五六起調，卽中間四字之清宮調。燕樂取聲高悅耳，故用其清宮。較今七調，亦止增得上一字調，且只是本宮一調，不能於本宮之上，更增商角諸調，以聲之高有盡耳。今由角字起，翻得五調，實止四調。角字卽什字見前。高出四調，此其異也。然至極高處，又不能不盤旋而下。宋清宮由六字起，至極高處，亦必盤旋而下。此旋宮至精至妙之理，所謂異而同也。此二十八調總在八十四調內。

上五緊五

工尺五字以配五音，乙凡以配二變，無一毫勉強。工師用此七字順口歌之，音隨字出，不煩詳審而得。今若用五六凡工勾尺上乙四合，則必截去上三字，方合得七音。如以配十二律，又必添出二字。此所以有上五緊五也。夫工尺七字譜，音隨字出，而上五緊五不能音隨字出，但可識別耳。方其演唱，自必另有號目以代之。何若以七字盤旋而上，卽合半聲盤旋而下，卽合倍聲之爲得。其故固由管色之無定，亦不知工尺止可配七音，不可配六律。如配六律，以五字配耶，則少其一。以七字配耶，又多出一。何取乎此？且律

雖十二而陰陽二律止配一音。只可分清濁耳。今笛有雌雄。其聲小有高下。可別清濁以辨律呂。故孟子亦止言六律正五音。今以六律正五音圖之如左。

旋宮八十四調圖說



如圖左旋用七位。虛其一以爲旋宮之用。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則黃鍾當宮位。太簇當商位。姑洗當角位。蕤賓當徵位。夷則當徵位。無射當羽位。○常變宮位左旋之。凡六旋而復本位。并本宮去二變則合黃爲宮。合太爲商。合姑爲角。合夷爲徵。合無爲羽。而五音正矣。

陰呂同 陽律旋宮得四十二調。七乘合陰律四十二調。即得八十四調。



如圖不列虛位。



以下圖與上圖相合。凡五旋而已復本位。并本宮射下無虛位。故少一旋。而旋必少一音。無由成調。或疑黃鍾本宮亦少一音。何以成調。曰。有虛位。舍得變宮在內。所以無缺。

如無虛位。則一旋而無射爲宮。少一羽音。再旋而夷則爲宮。少一徵音。三旋而蕤賓爲宮。少一變徵音。四旋而姑洗爲宮。少一角音。五旋而太簇爲宮。少一商音。旋宮之法。於是乎窮。而五音不克正矣。

聲樂之蘊

聲樂之蘊，只是高下相宣，已盡其理。二變由人聲出，於何知之？以轉調知之。方其爲變，轉調卽不爲變矣。設使天地間止有一音，何從別其爲高爲下？爲正爲變？變由正生，正以變成，或疑二變不比正聲，不惟昧於樂，亦昧於理。

問音有七，黃鍾生數何以窮於六？曰：九九天地之數，窮於十二，而亦神於十二，以其有閏位也。十二律中間夾一閏位，兩邊資借爲七。觀前圖自明。陰陽相涵，旋宮之用，微乎微乎，無閏位則窮於十二，此元會運世之說，乾坤或幾乎息矣。

律呂間配清均無七調

清濁二均配高下二音，未嘗不可，但用之旋宮則窒，施之歌唱亦難成曲。有十二律之名，不得十二律之用，以人聲明之。

清聲卽笛之高吹

中聲

倍聲卽人聲對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應無南夷林蕤 ○仲姑夾太太黃上字起黃

應無南夷林蕤 ○姑仲夾太太黃合字起黃

二式林南應俱當上層清聲起調。惟第二式南呂本宮成得一調。上字調林應即不能成調。七音不具且陽律夷無亦不能成調。如欲成調須旋至下層濁宮。則是清均無七調也。

逸調即京房變律

七音各自成聲。差小半黍。或上或下即不能諧。故律呂並配。不惟不可。亦不能也。若欲借用。須於六孔之間。

依次另出諸孔。○○○○○○○如只借一聲六孔皆不諧矣。所以然者。兩音中間有一定分寸。而黃鍾

如於此處借一聲。則下須別開孔。

增減之數。彌綸其間。無絲毫間隙。上一音既減分寸。則下一

音必依次遞減。此自然之至理。今有歌喉拗振。既不入陽律。又不入陰律。自成其爲高下。有并既高下者。由中氣不足。不能成聲。不入簫管之孔。然既有高下。即亦不可目爲非律。予意用焦氏京房之變律。以仲呂還生黃鍾之數。製爲律管。輾轉求之。必有合者。蓋正律相生。雖止於十二。而輾轉相生之數。固自無窮。有其數即有其聲。即不出律呂之間。乃知昔人所謂逸調者。正此類也。

或一聲與簫笛參差無幾。試令旋而上。抑而下。則又參差懸絕。一由耳學不聰。一由舌根本強。一由津少掉不轉。皆不可入調。

琴律管律隔七相應

琴律管律。雖有異同。而隔七相應。總無不同。琴絃七徽當變徵。若開笛作七孔。其中孔亦爲變徵。於琴絃上下截云三位。則無不合矣。夫聲之高下。絲以蠲細緊慢。而亦以長短。竹以長短。而亦以粗細。謂中孔之寬窄竹

止一而絃有七。設如製爲七管，則亦可與琴律相比矣。然七條絃可用五指移彈，六指按管則不能移動。所以簫管止宜一也。推之鍾律，雖以厚薄而亦以中空，亦以長短，其理無不同也。編鍾十六，其數又倍於琴絃。以鍾可數人分司主擊，又一鍾止一律，用同十二律管，總之多少之數，凡欲適用耳，如不適用，雖千八百聲之黃鍾，只可索之杳冥矣。惟石磬有大小，無中空，其音散而難於捉摸，故曰石磬難和，石聲和八音無不和矣。編磬十六，必大小四式，然後撰搏石試，以和其音。是石以厚薄而亦以大小。製磬今以靈壁石，其大石之堅緻有聲者皆可用。故古有玉磬，玉亦有石之類，不必泗水磬也。

八音首重金石

八音次序，金石爲先，故始作以金奏。燕禮笙磬同音，孔子擊磬於衛，是磬亦燕樂常御。後世於金石之奏，略而不講，所以成其爲俗樂也。律呂正義用黃鐘正倍各數，釐正金石，而後元音常存天地。然太常雅奏，民間既不得聞，外省丁祭，偶有用鍾磬者，都無節奏，具文而已。其作諸器皆然而鍾磬反爲釋氏所用。上方梵殿，聲聞於外，使人清心滌慮，蓋鍾聲宏遠，能盪邪穢，磬聲清越，最滌心脾。釋氏之所以鼓動天下者，未始不由於聲也。惟其聲但以百八爲節，有疾徐而無高下，聲亦猶是金聲。今若用編鍾編磬，一依五音高下，和其清濁長短疾徐之節，製爲宮譜。略仿今大十番之意，節以和雅。於各省學校書院，先賢祠宇，令祀生時時肄習，遇丁祭入學，社稷山川諸祀，皆用之。其賓興鄉飲酒禮射諸典，則節而用之。另作小譜，略仿今小十番之意，節以和雅。豈不足以聞樂知政，而奪釋氏之梵籟乎？大樂與天地同和，端自金石始。今十番粗樂，銅鑼小鑼，不見於書，鐃鈸僧樂，其聲嘶而不和，皆不可以代金奏。軍樂不能具鍾磬，姑以代之。故鍾磬不諧，樂不可得而正也。

雅樂一字一音

太常雅樂以一字配一音其來已久蓋取太音希聲之義儒者之議以爲必如是始合於古竊意三代朝

廟登歌必非一字一音朱紘疏越言瑟之製蓋清廟用大瑟疏越以尺寸長短言之非謂音之疏鄭注越

立御飲酒禮用童子相越且音固貴疏亦節其繁變不必一字一音始爲疏也至於合樂八音絳會豈以希聲爲貴耶

夫歌者一唱三歎此指一人言之舊說一人唱而三人齊和一聲曲如高腔後場作和南曲爲合前皆此意要是一說夫長

言不足繼以詠歎一字一音舒緩出之以當長言可已而詠歎之旨何在倘必數人方成詠歎則是一人

不得成歌抑非惟詠歎之又淫液之而謂一音能盡其聲必不然矣三百篇雅頌並四言五字七字特偶

見耳其轉換諧應處使竟無一字過度則亦不成聲矣古言聲依永先有辭然後以調從之如宮調而字

不應宮必補以音始叶又非一音所能賅也四言以降漢郊祀歌多雜六言七言其後謝超宗庾信之製

有長至九言者南宮周郊廟賦辭由四言節短有補音叶調助聲處後人皆以辭實之所以累代愈增說本朱子是漢之

七言因三代樂園有助聲處而以辭實之耳此則非一字一音皎然矣

古者樂園不必盡是聲依永如笙詩有聲無辭是則聲調不出於歌永也束皙補亡或其聲尙有流遺

而束以辭實之

聲應六氣

樂之動動於情發於聲鼓於氣銅山西崩洛鍾東應此天地衝擊之大聲鼓動於一氣之中故叩商而涼

風至叩角而草木榮。叩羽而川池暴漲。叩徵而陽光熾烈。六氣之相召。無足異者。特詣不造乎其極。識不通於神解。不能得此耳。氣者聲之所聚。而亦志之所聚。既知其聲之相應。又當知其志之所聚。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草木茂。區萌達。蟄蟲昭蘇。經之言感應至矣。故不究聲氣之元。不識得天地位育氣象。

宋時調絃之法。剪紙人加於絃上。鼓其絃之應者。則紙動。他絃則不動。

並夢溪筆談

迴風之曲。庭花翻落。不必以其小說家言而疑之。聲未有不相應之理。

謂宮與宮應。商與商應。

至如蕤賓之鐵。虞

美人之草。應律而動。

並夢溪筆談

史書所載。阮咸萬寶常裴知古之徒。辨興亡。察治亂。由沴氣和氣之相應。毫髮不爽。人不能察於其微。以爲無關政治。夫聲未有不關治亂者。

唐太宗言。聲音感人。自然之道。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聞之則悲。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山。舊山書此只說得在外一邊。未有悲歡之情不出於中。而能感人於外者。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夫聲未有不能變俗者。

樂舞

占者歌以昭德。舞以象功。聲容不具。不能成得大樂。樂記總干而山立一節。安溪李氏謂卽如後世之演劇。學者疑其說之不經。辭而闕之。無如經文明顯。傳注具在。不可得而易也。致右軒左。致謂膝至地。持盾以象武。正立以待諸侯。發揚蹈厲。所以象威。王與大將夾舞。以象爭鬪。分部曲而進。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至於復綴反位。樂成六奏。並鄭注當日牧野觀兵時事。可由聲容得之。佾舞以八八六六

四四爲行列。

白虎通

非獨俯仰綴兆而已。又有屈膝坐立。象其形容。非演劇而何。而說者必以爲歌者不舞。

舞者不歌。所以異於俗樂。夫今之演木偶沐猴戲者。亦是人爲代唱。此亦古之樂歟。樂之有今古。由世運

有隆替。功德有升降。豈關歌者自歌舞者自舞之末節哉。三代遠矣。其有能開國承家。削平禍難。豈皆無

功德可紀。

魏晉以下。篡位周統。不足以誡。樂。

特以侈陳符瑞神功聖績。至三千牘而失之。若象其功德。協以和平之奏。而

又慎之於教。胄子之先。品鍾辟雍。主德日新。雖韶濩不難復也。是以大祭佾舞。必當象其武功。製爲各節。

但不宜加白。鄰於俳優之戲耳。其民間燕樂。則不廢搬演。惟當禁革其淫亂之劇。遏其邪僻。主於風化。知

言之君子。必有取也。

風詩得性情之正

風詩哀樂得性情之正。哀樂過情。實時世爲之。今宜取宋元以來詞曲之近正者。去其靡曼。叶之聲歌。願作民間燕樂。其辭則寧過乎哀。毋過乎樂。亦足以感發其性情。滌盪其溺志。然後創之以禮。則風俗可變也。

樂記一篇皆論樂。而必兼禮爲言。此卽和而不流之旨。可以得其本矣。

今詩猶古詩

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今之詩不可謂非猶古之詩。十九首蘇李河梁陶杜詩篇。以及擊壤之編。此西山真氏採之以續三百篇者。今以自漢魏以迄昭代。擇其辭之近古。不背於性情之正者。稍稍和以聲律。被之

絃緩是亦興於詩之一助也。山歌牧唱，婦孺謳吟，亦未始無天籟之合。士大夫以風雅爲諱，而世教可知矣。

歌曲盡變

歌曲之蘊，樂記上如抗下如墜，數語盡之，但得其一二，卽已妙絕一時。其有能全合者，曠世不一遭也。沈存中記古之善歌者有語，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有喉唇齒舌，當使字字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塊磊。有塊磊者謂之掇頭腔。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應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此字中有聲也，謂之內裏聲。此所論歌曲精矣，而猶有未盡。若舉其要，則全在呼吸。不由丹元呼吸出者，謂之壓扁喉嚨。沈云：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蘊謂之叫曲。下自丹元，上至唇齒，其有字有聲處，盡出於呼。所謂內裏聲者，全在呼之輕重運轉，如珠之貫，無分寸溢出。一聲中藏得頭腹尾三聲，雖節拍極迫切，亦不失此意。而呼又出於吸，吸有深淺長短緩促。凡聲與字有擱有歇，而吸氣一縷，絲絲不斷。並在丹元運轉。今琴譜指法有百數十字，歌曲之窮神盡變，亦非七字工尺高下所能盡也。吹竹亦同。宋詞已開絃索先聲。沈氏所述上下過度，有聲無字，意是纏蔓不絕，近於今之小調。則於如抗如墜之旨，猶有未合。蓋聲欲圓美，又必分明。所謂擱難歇難，有腔不難，無腔難。歛人方仰培言，遇一善嘯者，一發聲，山鳴谷應，惟其上下周遭數十次，音響皆叶宮商。此則勝於絃索小調之纏蔓不休者矣。方有香研齋詞塵三卷所述頗得樂理。總之詣到極至，飛鳥迴翔，魚龍出聽，乃必然之理。而其感人又不待言。特善歌者之難遇耳。

南曲合正聲

七音以別高下。然纏聯上下。不甚分明。故去二變而成五音。得聲音之正。由是言之。今南曲不用二變。最合正聲。北曲加乙凡爲變調也。

問北曲加變。何以不覺拗口。曰。七音乃人聲自然之高下。本不拗口。特以纏聯歌至七字。相去不遠。易於參差出入。而成拗捩。北曲雖用乙凡。而仍有隔開之字。故但覺調變。而無拗捩。問北曲既有隔開之字。何以調變。曰。聲調有範圍。如高用五六工。下用尺上四。工字上隔一音。四字上同隔一音。故和若五六工下用上。一四。則工字上隔一音。而四字上不隔。則上下不和。而成側犯。故知詞曲側犯。正今北曲也。聽去自覺調變。不明二變。喉舌掉不轉。不能度曲。七音用其五。上聖制作之精心。亦不見。

元音賴人聲常存

七音並具中聲。此七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去木。然金石有消泐。絲竹諸器。易代改製。以致人人異說。無所折中。今惟一以人聲爲主。證之器數。而合施之歌唱。而宜用之旋宮。上下無不畢著。夫樂之晦晦於諸儒之泥古。而不知通變。元音常存。聲樂終無亡理。古聖所以身爲律者。非獨布指而成尺度。亦就其入聲自然者體之耳。問樂云。樂云。不以鍾鼓。君子聽音。匪聽其鏗鏘而已。今子但以歌曲。是亦鍾鼓云爾。鏗鏘云爾。殆不免語其末而遺其本。曰。余所述。理也。數也。九九以數。包含得太極在內。至於人聲之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無不形諸歌詠。后夔典樂。亦不過曰。聲依永。律和聲。無相奪倫而已。豈別有神奇不測之用乎。

律呂元音一卷。太倉畢子筠大令所撰。大令爲秋帆尙書從子。嘗宰慈谿。以病乞歸。僑居禾興。杜門著述。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聲律。卷中如較正黃鍾。黃鍾倍律。管色不可代十二律。歌曲盡變諸篇。皆精奧。道人所未道。自來儒者著書言樂。往往敷衍算數。附會古書。尠能實事求是。我朝自聖祖仁皇帝御撰律呂正義。發明生聲。取分絲竹不同之理。昭然破千古之惑。草野著述。如吳修齡王吉途胡竹軒凌次仲諸君。皆各有心得。王之琴旨。胡之樂律表微。並有單行本。吳之難光錄。凌之燕樂考原。雪枝從父刊人指海中。壬子夏。張君嘯山以此書見示。慙愚授梓。亟登之以光斯集。其論周禮圓鍾非夾鍾。函鍾非林鍾。及琴絃七徽當變徵諸說。張君嘗寄書諍之。後開大令傳語云。中一條已改。又一條當面論定之。今板已雕竣。終未知所改者何條。姑仍其舊。俟他日更定也。夢花。

復畢子筠明府書附

子筠先生左右。伏惟台候萬福。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張弈樞本稍善。然旁譜亦多錯互。謬脫。嚮嘗尋其條理。更正數十處。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即江鶴亭刊本屬校刊入指海。蒙

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閒尙有嘉泰刊本及影鈔本。欲得一校。故遲以有待。今文達墓艸宿矣。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耳。三月閒。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郡。盛述先生著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詣舟次奉教。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卽聞解維赴滬城。以無繇一見爲恨。雖然。讀壬叔所眎大箸律呂元音。則固已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先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閒有下四。四一之閒有下一。上尺之閒有勾。尺工之閒有下工。工凡之閒有下凡。六五之閒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蓋其高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卽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卽低字之清聲矣。未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附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荆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卽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著書復極論之。與諸君

如騶之靳。此義益明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錄已著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祕。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真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卽成上聲。皆深入元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此論誠然。竊以爲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以辭從調者。既填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卽各肖其聲。卽爾雅重敏經迭柳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另作記號。然則既有七音。卽有此七字。大招四上競氣。卽宮逐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圓鍾爲應鍾。函鍾爲仲呂。而以舊說爲非。按大師掌六律六同。陽律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族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卽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卽仲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仲呂也明甚。至圓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似不必舉二千餘年之成案而翻之也。竹音勻開七孔。第七孔距第六孔係半度。不勻開。此論其鑿。以第一孔爲宮。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是固

然矣。若琴第七暉，當全度之半，爲各弦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全弦爲變徵之分，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度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概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白石歌曲，其推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以陰陽二樂，各以其正聲合倍半二均，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而實同，此則蒙所反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癥結處，每望洋而歎。乃先生過聽人言，先施手教，類若引爲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爲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簪不宣，晚學張文虎頓首。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樂縣考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鎮張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潘同會 王永榜）

（一六五六上）

